

大家小书

唐诗研究

胡云翼 著

京出版集团公司
京出版社



胡云翼 著

唐诗研究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研究 / 胡云翼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11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361-6

I. ①唐… II. ①胡…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1383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陶宇辰 曲 丹

· 大家小书 ·

唐诗研究

TANGSHI YANJIU

胡云翼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10千字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2361-6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大家小书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胡云翼的唐诗进化观

马东瑶

胡云翼（1906—1965），湖南桂东人，原名耀华，字号南翔、北海，笔名拜苹女士。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词学家。1927年毕业于武昌师范。曾创办《艺林旬刊》。历任长沙岳云中学、南华中学、省立一中、无锡中学、镇江师范、暨南大学教职。后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员、上海师范学院教授。著有《宋词研究》《宋诗研究》《唐诗研究》《中国词史大纲》《新著中国文学史》《唐代的战争文学》，编有《宋词选》《诗学小丛书》，另有小说《西冷桥畔》等。

胡云翼所编著的作品中，或以《宋词选》流播最广、影响最大，但其《唐诗研究》也颇具特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其中以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

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和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为突出代表。

与苏雪林较多地借鉴了西方文艺理论不同，胡云翼对于唐诗的研究以“四期说”为主体，这是从严羽《沧浪诗话》、高棅《唐诗品汇》而来的传统观念。但他又善于融汇现代学术的新成果。书中对唐诗特质的探讨、对唐诗兴盛原因的考察、对唐诗发展流变的总体把握，以及对作家作品特色的评点，大处着眼，细处落笔，既有宏阔的视野，又有微观的论析，对于此后近百年唐诗史的书写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云翼善于“夺人眼球”。开篇便以两个问题切入：唐诗是最好的吗？唐诗是最盛的吗？在一般人的眼中，唐诗自然是最好、最盛的，这一带有怀疑性的问题立刻就勾起了人的好奇心和追问下去的兴趣。接下来胡云翼探讨了唐诗的四大特质：创造性、音乐性、通俗性、时代性。这四大特质的提出，既有高度的概括力，在具体论述中又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例如探讨通俗性时，作者关注到诗体、作家个性和平民文学的问题。他指出，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作家不可一概而论，就新体诗而言，绝句是通俗的，而律诗是非通俗的；就古诗而言，杜甫、白居易的诗是通俗的，而韩愈、李贺的诗是不通俗的。他又指出，由通俗化而形成特色的唐诗，“必须拿平民文学的

观念，才能解释唐诗的真价值”。以平民文学解释唐诗，无疑是对“五四”新观念的呼应。又如对时代性的探讨，胡云翼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代表性的诗体，唐代是新体诗尤其是绝句的时代。这一观点可说是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在诗体上的体现。而他认为宋诗“终不能脱唐诗的窠臼而成伟大的发展”，晚唐有才气的文人都转向词的方面，亦是从王国维“唐之诗，宋之词”的文体代兴观生发而来。

胡云翼在诗体上持代兴之论，对于唐诗总体的发展，则持进化的观点。他认为就不同朝代而言，唐诗胜唐前诗；就唐诗自身而言，盛唐胜初唐，晚唐胜中唐，“这种进化的文学意义，可以贯穿唐诗的全部脉络”。胡云翼对唐诗四期的探讨，便一方面勾勒其起、盛、变、衰的波浪状发展流变，一方面着力于挖掘每一期的“进化”之处。他又指出，这种进化或曰唐诗的兴盛，既由诗体变迁等内因造成，又有外因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南北民族融合造成唐诗的新气象；政治上的诗赋取士、帝王等上层统治者对于文学的爱尚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开元以后200年纷乱的战争给唐诗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本书的主体部分，即作者对唐诗四期的论述，便贯穿着内外因的思考。

第一期指出张九龄、陈子昂的复古，以及新体诗的初步发

展，并一一探讨了王绩、四杰、上官仪、沈宋、刘希夷、张若虚等诗人对于初唐诗发展的贡献。第二期即最受关注的盛唐时期，胡云翼对此用力颇多，从原因、作家、流派等多方面进行探讨。他认为，盛唐诗成功的原因在于艺术表现上的熟练巧妙和天宝以后纷乱的时代，即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加以挖掘。李白、杜甫作为唐代顶尖的诗人，胡云翼强调其成功在于他们所作的是“时代文学”：体裁上的新形式，风格上的新格调，描写上的新内容。并仍然注重从“新体”的角度加以探讨。他指出，李白的古诗，气胜于情，是抒气诗；他的绝句，情胜于气，才算是抒情诗。杜甫的诗有两方面的成功：有生活内容的悲剧叙事诗，有情感生命的新体律诗。这些论述都能言简意赅地抓住诗人诗体的特色。胡云翼进而指出第二期有两大流派：一是以王昌龄、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翰等为代表的边塞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为主体的山水派。从李、杜两大诗人和边塞、山水田园两大流派来探讨盛唐诗，可以说，成为此后盛唐诗史书写的惯例。

对于第三期即中唐诗的发展，胡云翼仍然从时代背景切入，认为这一时期“最纷乱”，“纷乱是中唐诗的泉源”。他将中唐诗分为四大流派：接续王昌龄等写普遍生活的李益、刘禹锡、大历十才子；接续王、孟山水派的韦应物、柳宗元；接

续杜甫写实的白居易、元稹；接续李白转而为奇的韩愈、李贺。胡云翼十分赞赏李益，认为李益的绝句“比盛唐绝句更觉进步”，“他的七绝几乎没有一首不好”，“七绝的境界到此，可算是最高的境界了”。他对刘禹锡模仿民间歌谣所作《竹枝词》等也很赞赏；他又强调，能够真正代表“时代文学”的，是白居易一派的诗。这些都是其“平民文学”观的体现。胡云翼接着指出，如果说第三期的特色是白居易的通俗和韩愈的奇险，第四期则变为唯美主义。“技巧与工丽，是晚唐诗的最大进步。”杜牧和李商隐都擅长七绝，李商隐还擅长律诗，但流于晦涩。持着进化论的观点，胡云翼认为，唐诗发展到晚唐，是发展到极处，也就是发展到绝处。

胡云翼还比较早地进行了唐诗的专题研究。除了单独成书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商务印书馆，1927），在本书中也专章探讨了“唐代妇女的诗”。他按照宫人、闺人、诗人、妓女四类，分别选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述。其中宫人、闺人、妓女都是按照作家身份进行区分，唯有“诗人”是一种评价性的称谓。尽管在作家分类上还可商榷，但胡云翼对唐诗的专题性研究、对女性作家的关注，无疑都值得肯定。

当我们注意到胡云翼写出这样一部影响颇为深远的《唐诗研究》时不过是24岁的年轻人，更会由衷地心生敬意。

目 录

- 001 / 第一章 导言
- 020 / 第二章 唐诗的来源及其背境
- 030 / 第三章 唐诗的第一时期
- 052 / 第四章 唐诗的第二时期
- 077 / 第五章 唐诗的第三时期
- 096 / 第六章 唐诗的第四时期
- 103 / 第七章 唐代妇女的诗
- 112 / 第八章 附录 唐代诗人小传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古今对于唐诗的误解

谚语有云：“唐诗晋字汉文章。”我们在儿童时代，便已听惯念惯了。无论你去问谁：“什么诗好呀？”他必毫不迟疑地回答：“唐诗好！”你去请教作诗的人：“先生学什么诗？”十人中有九人，要回答说：“学唐诗。”只要沾染一点名士气的人，总是以习唐诗自鸣其高。你如其称赞你朋友的诗，必得说：“老兄的诗，大有唐人风味。”假如你说：“大有宋人风调。”在你虽是好意的批评，在作者也许要疑你是侮辱他了。叶燮《原诗》云：“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记得有一本诗话载一段故事：“某秀才评一士人诗，击节叹赏曰：‘此宋诗也。’士人闻之大愤，立挥以拳。秀才大惊问

故：‘何无故以非礼相加？’士人说道：‘君诋我诗为宋诗，非辱我乎？’秀才始哑然。”这固然是一段笑话，其实在文学史上，宋诗的地位，也决不如是的低。明清诗坛，往往有奉宋诗为正宗者，甚至有讴歌宋诗的地位还在唐诗之上者。但自从“唐诗”二字成了民众的口头禅，因是常人脑里只知有“唐诗”，而不知有宋诗及其他了。唯其“唐诗”成了几百年来传统的口号，人人随口相传，不去追求唐诗的根本意义，而唐诗的真意义、真价值，便在其中埋没了。在常人看来，唐诗在诗史上是占着“最好”和“最盛”的两个意义。这种误解，不能不先纠正一下：

（一）唐诗是最好的吗？认唐诗是较各时代的诗为最好的，不仅常人如此，即在研究文学的专家，也往往有此误解。去年某大学入学考试的国学常识测验，就有这样一个题目：“中国诗歌以哪一个时代为最好呢？唐诗？宋诗？明诗？清诗？”在这个题目的涵义，是认定中国有一个时代的诗是超越一切时代的，那么，这个题目的答案只有写唐诗了。但是唐诗果然是超越一切时代而为最好的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加以分析地研究：

如说凡唐诗都是最好的，这句话便犯笼统武断的毛病，自然说不通。古诗如《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无论怎样

丧心病狂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好诗，不能说其价值在唐诗之下。即就唐诗内容论，若是仅仅读过《唐诗三百首》或《唐人万首绝句选》，自然觉得唐诗没有一首不佳妙。要知道这是沙里淘金了。我们读过《全唐诗》，便深知在四万多首唐诗里面，实在有多少不是好诗，或竟不成诗。那些应制诗和乐章诗不用说了。在那些慎密精审的选本上面亦往往有不可读的诗。例如曹唐诗云：“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执金吾。闲眠晓日听鸚鵡，笑倚春风仗辘轳。深院吹笙闻汉婢，静街调马任奚奴。牡丹花下帘钩外，独凭红肌捋虎须。”这种诗真如严沧浪所谓“此不足以书屏障，可以与闾巷小人文背之词”，这能够说是最好的诗吗？王士禛云：“唐绝句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亲家’，如‘蜜蜂为主各磨牙’，如‘若教过客都来吃，采尽商山枳壳花’，如‘两人相对无言语，终日惟闻落子声’，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时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杜甫乃第一流诗人，然其绝句可读者甚少。岑参亦诗中名手，然其《题长安壁》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描写何等拙陋！储光羲以作山水诗负盛誉，然有一诗《咏山泉》云：“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咏山水如猜哑

谜，如何使得？白居易的诗如《太平乐》：“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亦不是好诗。这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其实更坏的诗还不知多少。若仅据几十百首好诗而称唐诗超越一切时代，实在是皮相之见。

或者有人说：《全唐诗》固然有不少的坏诗，但就大多数的诗人而言，其诗的价值自在各时代诗人之上。如李白称为诗仙，杜甫称为诗圣，都是别时代所无的伟大诗人，此外如王维、白居易、韩愈、李贺都不仅是一代的诗人而已。若论名贵作家之繁富，唐诗实在不是别时代的诗所能及。

这种论调近是矣，然而仔细研究，亦是很错误的。若拿各时代诗人比较讨论，能说李、杜还在曹植、陶潜之上吗？彼复古论者，谓李、杜尚不如谢灵运，去曹、陶更远，这个是偏见；然我们亦不能说李、杜便是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杜尚如此，那么其下焉者，更不用说了。无论从作品方面看，或从作者方面看，我们要说“唐诗是最好底”的，是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据的！

（二）唐诗是最盛的吗？唐诗之盛，确令人失惊。据《全唐诗》所录，作者凡二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仅仅三百年的光景，流传到今的诗的数量，已有从《诗经》以至六朝一千多年的诗的总量的几倍！这样迅速发展，在中国

诗史上，实在开一新纪元。但我们倘据此而认定中国诗歌之盛，无逾于唐，便又大错。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内凡：

宋诗七十八卷 作者八百八十二人

金诗二十五卷 作者三百二十一人

元诗八十一卷 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

明诗百二十八卷 作者三千四百人

由数量比较，宋诗稍衰。金朝只据中国北部，未曾奄有文物秀丽的江南，故诗亦不发扬。元代国运仅有唐三分之一的时期，且当时文坛趋势，已偏向戏曲，而诗人数量竟占唐代之半。明代诗人之多，竟比唐代增加三分之一。可见诗歌的发达与时间成正比例地进化，唐诗不过造成诗歌发达的先驱时代罢了。且《提要》著录《四朝诗》一则曰：“至于澄汰沙砾，披检精英，合四朝而为一巨帙，势更有所不能。”再则曰：“用能别裁得失，勒著鸿篇，非惟作者得睿鉴而表章……”可见《四朝诗》之编定，去取颇严，不然诗的数量，尚不止此。而诗歌之盛，仅以明论，已远非唐所能及了，唐诗是最盛的话，亦无法证明了。

我们既经排除常人对于唐诗的谬误观念，同时还得更进一步，排除一切文人学士的唐诗传统观念。因为常人对于唐诗误